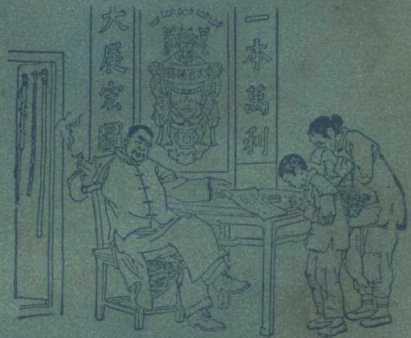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我的童年



北京出版社

# 我的童年

北京出版社



## 我的童年

---

北京出版社编辑、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

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张：3 14/16·字数：70,000

1965年2月第1版 196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0,000册

---

统一书号：R10071·761 定价：（3）0.24元

## 出版說明

一九六四年四月，北京日报文学艺术部举办了一次《我的童年》征文。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，收到了来信和来稿九百多件。到七月底为止，《北京日报》先后选刊了十四期《我的童年》专頁。

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有着真实感人的亲身经历。他们不但讲述了自己苦难童年的遭遇，而且揭露了阶级压迫的血淋淋的事实；他们不但讲述了自己怎样走上了反抗压迫和反抗剥削的斗争道路，而且指出了是无数革命战士的斗争，才换来了今天新一代阳光灿烂的幸福童年。

现在，我们又从专頁中选出了十六篇文章，并且把专頁原有的“編者的話”和“編者調查”一起收入，編成了这本书。我們希望更多的讀者，特別是青少年讀者能够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，从而更加热爱和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揚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。

## 目 录

- 我在地毯庄学徒……………李长海（1）  
編者調查：資本家怎样发家？
- 亲戚·阶级……………刘德祿（10）  
編者的話：什么是資本家的真面目
- 夺地……………李海清（15）  
編者調查：看，地主阶级怎样发家！
- 地主心腸如虎狼……………刘福章（25）
- “和气”的掌柜……………孟广运（32）  
編者的話：“天下烏鴉一般黑”
- 矿工泪……………孙汝珍（37）
- 三代童工……………王秀宝（41）  
編者的話：真的是因为“命”苦嗎？
- 一笔血債官司……………刘宝善（50）  
編者的話：他們为什么不告状？
- 永远不能忘記的血債……………王慧泉（58）  
編者調查：誰是凶手？
- 我当了“試驗品”……………恩宝善（70）  
編者調查：美国大夫殘害中国人民的記錄  
編者的話：儿童·試驗·精神侵略

我們揍了任“罗鍋”……………殷維臣（82）

火枪和鍋鏟……………許义华（86）

送盐……………泽民（90）

編者的話：时刻准备着和敌人斗争

爸爸送我当紅軍……………王耀南（95）

少年从軍記……………林鈞一（103）

继承革命先烈的遺志……………林海（107）

編者的話：讓他們永远屹立在我們心头

高举革命的火炬……………北京日报文学艺术部（114）

# 我在地毯庄学徒

北京地毯厂 李长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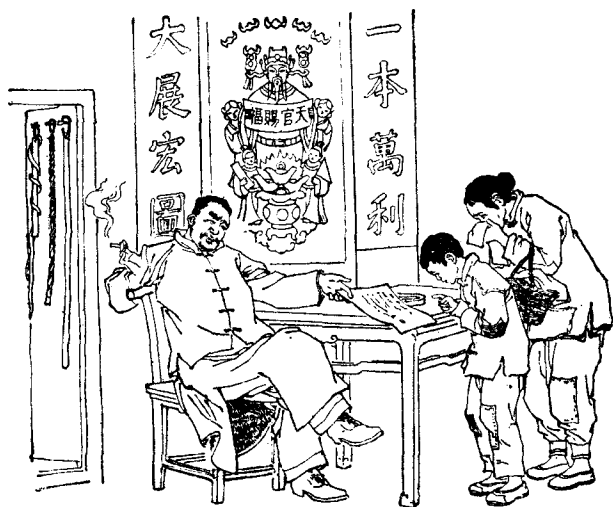
永刚是我的大儿子，今年十四岁，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。瞅着他渐渐长大，我就止不住要给他说说我从前的事儿，我常说：“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……。”

孩子不懂我为什么老爱讲从前，常打断我的话，又带着孩子气地说：“你老说从前怎么怎么样，可是，那是从前的事儿呀！现在不同了，咱们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。”

永刚的话使我想了好几宿：资产阶级对咱们工人阶级的压迫、剥削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，我永远都记得住这个阶级仇恨。可是，永刚他能懂得仇恨吗？他知道今天幸福的日子是怎么得来的吗？他知道这就是咱们工人家庭的传家宝吗？他可能还不知道。所以，我要讲下去……。

## 向鞭子作揖

当我十一岁的时候，就进北京前门打磨厂的三义永地毯庄当了学徒。头一天，我被带进柜房，那资本家穿着“洋裤”面的狐腿皮袍，外罩一件马褂，笑嘻嘻地坐在上面。他先让我在字据上按手印。听说上面写着：在学徒期间病伤、死亡、投河、跳井，柜上概不负责；学徒期间，只许柜上辞退，



不許自己不干，如果不干，就得照賠飯錢，等等。這張字據簡直就是賣身契。資本家有了這玩意兒，就可以隨便把你當牛馬使喚了。

剛立好字據，他就指着屋裏的一扇門說：“朝它作揖。”為什麼朝門作揖呢？我不懂，糊里糊塗地作了揖，抬起頭，才發現門上挂着鞭子和棍子，一條麻繩鞭子，前頭還打了個結。過後，我悄悄地問師兄，他說：“你以後就明白啦！”

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被鞭子抽醒了。“不干活，倒會睡覺！”那個笑面虎資本家，拎着根麻繩鞭子，惡狠狠地對我說，接着，他又用鞭子去抽另一個工人。我瞪了資本家一眼，翻身從地鋪上爬起來。我明白了向鞭子作揖的道理，好狠毒的資本家！



## “榨油”

这个厂的资本家雇用了二十多个工人，有一半左右的人，年龄和我差不多。一间两丈多长、一丈来宽的大屋子里，摆着三架織地毯机，这就是我們干活、睡觉、吃饭的地方。他雇了这许多徒工，自有他的道理，徒工是没有工资的，这就好多榨点油水，肥他自己。

没多久，资本家要我一天交半份活，又过不久，就要我一天交整份的活了。当时，就是手头最快的师傅，一天交一整份活，也要从早上六七点钟干到夜里十一点多钟。像我这样的徒工就不行了，经常要干到深夜三四点钟，还要老师傅偷偷地帮忙，才能把这天的活干完，一宿睡不了三个钟点的觉，常常是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。有时困得不行了，干着干着就倒在干活的木板架上睡着了，有时一翻身从木板架上摔下来还不知道。

## 創 伤

资本家要的是地毯，要的是工人像牛马一样地干活，恨不得从工人骨头里榨出油来，哪管工人的伤病死活！

有一次，我左手打毛线结，右手拿刀砍线，困极了，不小心，砍下了左手食指上的一块肉，疼得我叫了一声。旁边一位师兄听见了，赶紧低声对我说：“快用绒线把血捂上，别叫掌柜的知道。”我忍住疼，咬住牙，捂住手指上的血，接着干活。哪知道，已经被资本家的狗腿子看见了。他不言不語

地走了过来，問我：“砍手了吧？”

“沒有。”我想瞞过去。

“你还不說实話！你看，經綫都沾紅了。”他恶声恶气地說。

可不是，血不住地流，把織地毯的白色經綫都沾紅了。我只好說：“不碍事。”

“还不碍事？活都脏了！”

說着，他拉着我受伤的食指往火炉上一按。只听“嘶”地一声，伤口烧焦了，血止住了，可烧得我钻心地疼。我眼泪只能往肚里流。原来有許多工人都被这样烧过的。

得了病，能干活的爬着也要上机子，实在起不来，資本家也不管。我們一起干活的师兄师弟，有的人就因为病得起不来，資本家怕病死在厂里，給了三块钱，打发他們回家。有几个师兄师弟回家不到三天就死了。有一回，我患了“鼠疮”（淋巴腺結核，脖子烂了），別人让我找大夫看看，可是哪里来的錢呢？有个师傅可怜我，給了我三大枚銅元，上医院挂了号，大夫連麻药也不上，硬給我开了刀，疼得我直咬牙。本来还應該再去看，可是資本家說：“这鼠疮得吃耗子屎，再敷上猫头猫爪子，用不着找大夫。”老师傅悄悄地对我說：“长海，可别听掌柜的。他要鬧病，才不吃耗子屎呢！”

#### “吃多了上火”

我們徒工干的活一点不能少，可是生活还不如資本家

家里的一只狗。甭說工資分文不給，就是吃飯穿衣，資本家說是管吃管穿，其實，論穿衣，身上都長了虱子，連一件替換的也沒有；論吃飯更可憐，我們二十多人，每一頓飯的菜錢，只值一大枚；一年四季吃不上新鮮菜，淨是老芹菜叶子、蒿子叶子，吃西葫蘆連皮也不削，飯不管飽，還直怕你吃多了。一到吃飯的時候，你看那資本家裝着笑臉又來了：“別吃多了，吃多了要上火。”

年三十，資本家“開恩”給我們吃一頓餃子，圖個吉利，讓我們來年再給他沒命地干。人家說我們“毬匠一年到頭吃餃子”，真是到了“頭”才吃。記得有一年過年，大伙兒在包餃子，快包完了，我說：“餡少了，不夠包了。”誰知，資本家站在我身後呢，他用手攥了我一把，說：“初六再說。”

到正月初六，資本家又舉起那根藤鞭子，氣勢汹汹地說：“今天非打你不可，去去晦氣。”說着，鞭子像雨點一樣打在我的身上、屁股上，我嚷着：“我犯什麼錯啦！”那資本家也不說，只是不停地抽着。

等老師傅們來求情，那資本家才放了我。事後師傅告訴我：“你那天說餡少了，這話不吉利。應當說，面多了。”我這才明白了。我躺在被窩里，哭了半宿。

這些就是我十五歲以前的一段經歷。那時候，我想不通：“為什麼我們工人就該受掌櫃的治呢？”“為什麼掌櫃的能用鞭子抽我，我連說句話的自由也沒有呢？”“為什麼我們從早到晚干活，連飯也吃不飽，衣服也穿不暖，越來越窮；可是掌櫃不干活，吃的大魚大肉，穿的綾羅綢緞，還能買房子

买地呢？”

直到解放以后，党才帮助我解答了这些问题：这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啊，不推翻剥削阶级，不推翻反动统治，我们工人阶级永远也翻不了身。

这就是我想对永刚讲的一番话，这就是我们李家的“传家宝”。

(吴为插图)



## 资本家怎样发家？

资本家为什么有钱，为什么能办许多的工厂？工人为什么没有钱，没有工厂？是资本家本来就有钱吗？

李长海同志已经说得很具体，很明白了。资本家是靠剥削工人劳动来发财致富的。那么，资本家最初开工厂、置机器、雇工人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？换句话说，资本家是怎么起家的呢？追究起来，中国资本家的前身多半是官僚、买办、地主、商人和高利贷者。有人统计过，从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四年，在上海、南通、无锡三十八家大工厂的四十二个资本家中，出身买办的有二十一个、官僚十个、高利贷者六个。为了把问题说得具体些，我们再举几个北京的例子。

先说一个官僚的例子。北京自来水公司的前身——京师自来水厂就是由一个官僚周学熙创办的。他父亲在广东做过大官。他自己也当过清朝的天津道台（天津的地方长官）、盐运使（管理盐务的官）；后来又两次担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，由此搜括了不少钱财。他用这些钱投资和创办的工厂、矿山共有十五个，比较著名的有启新洋灰公司、灤州煤矿、华新纱厂等等，资本共有一千六百万银元，成了当时华北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。

再說一个买办的例子。北京清河制呢厂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毛纺工厂之一。这个工厂的前身是北京溥利呢革公司。溥利呢革公司创办于一九〇九年，职工約三百人，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家毛纺厂。这家工厂由官商合办，上海一个名叫朱志尧的买办，就是这个工厂的创办人之一。他是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。除掉溥利呢革公司以外，他还投资于上海大德榨油厂、上海求新机器厂、上海大达轮船公司等八个企业，都是同业中规模较大、较有名的企业。

再說一个商人兼地主、高利贷者的例子。北京的瑞蚨祥棉布店创办于一八九三年，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，创办人是山东章丘人孟洛川。孟家的钱来自收地租、做买卖和放高利贷。孟家许多代都是经商的，早在一八〇〇年以前，他们就已经是山东周村一家大字号万蚨祥的东家，这家字号有五个柜，前面经营锅铁、棉布，里面经营丝绸棉布批发，还附带经营钱庄业务（办理金银兑换、高利贷放债等业务）。与此同时，孟家还占有大量土地。据说，在一八九三年前，孟家占有土地千亩，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。孟家经商、收地租的结果，积累了许多钱，先在济南开了茶店和布店，后来又在北京开了瑞蚨祥。北京瑞蚨祥开业后，生意兴隆，对学徒和职工的剥削很厉害，赚钱赚得很多，差不多每三五年，资本就要翻一番。到了一九一七年，北京瑞蚨祥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五大字号，垄断一方的绸布、皮、茶店。连同其他五个城市的店铺在内，孟家的店铺发展到二十四个，职工达一千人。

有沒有勤儉起家的資本家呢？當然，在舊社會，也有小手工業者和小商人變成資本家的。但是，人數很少，而且他們同樣也靠剝削起家。

以北京東來順羊肉館的發家史為例。東來順的創辦人丁子清兄弟三人是小販出身，一九〇三年向親友借了一些家具和本錢，在東安市場擺了個小吃食攤，賣些豆汁、扒糕、貼餅子、稀飯等，一直到一九一二年攤子被大火燒毀後停業。在這個時期里，他們主要是自己勞動，雖然積累了些錢，但是非常少。一九一四年，他們借了些錢做本錢，開設了東來順羊肉館，雇用了少數學徒和職工，生意很好。他們便想辦法欺騙顧客，三兩多的羊肉片賣成四兩，一斤羊肉片的賣價可以抵上二斤半到三斤的羊肉價錢。賺錢多了，他們就在城外買了地，一部分雇工種菜，除了自用，還在市場出售；一部分租給農民，農民除交付地租外，還要替他們喂羊，以羊糞抵工錢，不再另給工錢了。這樣，東來順用的羊肉和蔬菜的價錢就很便宜，賺的錢就更多，雇用的職工也漸漸增多。職工根本沒有固定工資，只分點顧客給的小費。這樣剝削的結果，東來順賺的錢越來越多，從一九二三年起，丁家除把東來順的規模逐步擴大外，又陸續開設了天義順醬園、永昌順醬園、大中公寓、長興鐵鋪、大車店等五個鋪子，職工增加到三百人左右，成為北京有名的資本家。從這些情況，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，東來順發家的原因並不是什麼“勤儉起家”，仍然是“剝削起家”。

（黃再生）

## 亲戚·阶级

北京光华木材厂 刘德祿

一九四三年的夏天，是个荒年。我随着母亲去天津投奔姑奶奶家。姑奶奶家姓王，在天津开着一座很大的麻袋庄，买卖很赚钱，家里吃的用的都很阔气。我想，是亲三分热，有这么个好亲戚，今后不会再挨饿了。谁知，有钱人的心都是黑的。到姑奶奶家的第二天，母亲就上别人家当佣人，把我留在姑奶奶家。临走时，她含着眼泪嘱咐我：“妈走了，你要听话，勤快一点。”我第一次离开母亲，心里难过得要命。这年我才十二岁。

住在姑奶奶家，名义上是她养活我，实际上，我却是她家的小长工。一天到晚什么都干，扫院子、倒马桶，给老太太端尿盆、捶背挠痒，还要买菜、看孩子。

每天，天不亮就起来，不到半夜睡不着觉。特别是夏天，中午，老太太要午睡，我就得站在床边，一手给她捶腿，一手给她赶苍蝇。她睡三个小时，我就得站上三个小时。你看她睡得打鼾，可手一停，她马上就醒了，骂我：“不学好的东西，怪不得挨饿。”我真是气鼓鼓的。晚上，她大儿子回来了，四脚八叉地在院子里一伸，我得给他搧凉赶蚊子。他胖得像个肥猪，本来就怕热，哪一天也得搧到半夜。有时睡不



着了，还向我发脾气，嫌我搨得不起劲。我实在困得难受，有时搨着搨着就睡着了，他先是打骂，后来就让我举起一只胳膊来，只要我一打盹，胳膊就落下来，这样，既睡不着也吵不醒他。资本家硬是想得这样周到，用心这样毒辣。

冬天没有搨凉的任务，每天却要给她大儿子等门。我怕睡着了听不见，就披上个麻袋顶着门睡，即便睡了，外边一敲门也能很快醒了。有时遇上大风雪，冷得难挨，可也不敢离开一会儿。有一次，他回来叫门，我稍开晚了一点，他在门外就恶气乎乎地骂：“你是死人吗？喊劈了嗓子还听不见！废物。”一进门又恶狠狠地说：“你活着干什么？”抬腿就是一脚。我躲闪不及正踢在小肚子上，只觉得一阵剧痛，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我醒过来之后，裤子尿湿了一大片，我哭，我难过，可是有谁来同情我呢？我走到河边望着那混浊的河水，想投河一死，但又想到我那受苦的母亲，几次走到河边又含着眼泪回去了。我不能死！

两年后，麻袋庄的生意冷落了，柜上的伙计都走了，我的活儿更累了，不但在家干活，还要上柜上去。有的街坊就劝我母亲说：“看你的孩子饿得也不长个儿，将来还不给折磨死。你不会给他找点别的干呀？”过了些日子，母亲找了机会和老太太一提给我找个事干，谁知这个恶老婆子却说：“孩子我给你养大了，翅膀也硬了，到哪儿去我也不管。可别忘了三年吃的饭！”她立刻和母亲算帐，说三年我吃了四十八袋白面，逼着我们还。母亲答应还清了再走。当时我想，怪不得他们家发财，原来他们这么讹人。不管你是亲